



困學紀聞卷五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儀禮



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
 禮七軍禮皆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即指儀禮
 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晉荀崧亦云朱文公從漢書臣瓚
 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
 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逸禮中
 雷在月令注疏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
 之正篇又遷廟釁廟見大戴記可補經禮之闕
 韓文公讀儀禮謂考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

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猶以為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快孫子也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云疑後漢

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注謂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也

論衡以為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恐非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

禮烝嘗禮朝事儀見于三禮注學禮見於賈誼書古大明堂之禮見于蔡邕論雖寂寥片言如斷圭

碎璧猶可寶也若璩按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讀隋牛弘傳始知書亡於隋以前故隋經籍志無其目朝事儀見

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逸經也 賈誼引學禮本禮記係傳篇古大明堂之禮蔡邕明言禮記皆非逸經

六藝論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倉戴

德戴聖也

士冠禮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滕薛

名箇為頰箇古內反續漢輿服志箇簪耳集韻有箇幘無箇字疏云卷幘之類隸釋武榮碑云

關幘

兄弟畢衿兮注衿同也古文衿為均疏云當讀如左

傳均服振振按後漢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衿

兮蓋衿字誤為衿釋文之忍反亦誤

士冠禮有醮用酒注以為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夏

祝則禮之兼夏殷者

二十為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賈

疏也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

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

若據按石林葉夢得號

謂五十為大夫去某甫

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言論語迅雷風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

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為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為昏不盡為明案

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詩正義云

尚書緯謂刻為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

商定夕蓋取此

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若據按淮南天文訓日至于淵隅是謂高春高春乃戌時似誤認

鄉飲酒疏曰卿大夫飲酒尚德也黨正飲酒尚齒也公是劉氏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僕坐于賓東尚爵也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孟戒酒崔駰酒箴豐侯沈酒荷鬯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霽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之

四注也兩下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也

士冠禮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

其室為夏屋

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
 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姦臣以凶
 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
 末五服如父在為母叔嫂之類率意輕改皆不達
 禮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令自後唐始

見五代史馬縞傳
 若璩按己未庚

申在京師與汪鈍翁論喪禮不合鈍翁詆余曰聞渠有嚴親在奈何喋喋
 與人言喪禮豫凶事非禮也余對以此條徐原一宮贊曰於史有徵矣於
 經亦有徵乎君其思之余退而思得二事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
 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歿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
 案昔者孔子沒他日子張尚存見孟子子張歿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
 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忍以喪禮相往復若曾子問者
 乎宮贊擊節曰雖百喙亦不能解矣 舊唐禮儀志高宗顯慶二年長孫
 無忌奏今律疏有舅報甥之服則五服制度附于令不自後唐始五代史

誤記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

為三百卷又王儉別鈔條目為三十

若璩按南史王儉傳作十三

卷

梁孔子祛續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禮亦撮禮論

為之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

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

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

之說鄭王徐賀之荅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

華蓋鮮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

條荅之又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融處曾

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

今諸儒所著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

禮特牲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大牢注牛羊豕也卿

舉以少牢注羊豕漢昭紀祠以中牢注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

唐牛羊日曆牛僧孺楊虞卿有太牢筆少牢口之語然太牢非止於牛少牢非止於羊也

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濮議為言者所詆

高抑崇於鄉飲考儀禮不詳而朱文公譏之禮學

不可不講也

若璩按蘇氏談訓曰歐陽公不甚留意禮經嘗與祖父說濮議自云修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

中几案有之因取讀見為人後者為其父齊衰杖期云云與修意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然則濮議正從儀禮得來昔未讀今知之耳王氏語誤但儀禮在不杖

期條內歐公云杖亦誤

布八十縷為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吳仁傑曰

今織具曰筴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麤大率四十

齒為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

表三升其麤者緇布

冠三十升其細者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子之

言見韓詩外傳衛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叔孫穆

子曰子不後寡君一等

若璩按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既退孔子問焉晏子對曰夫

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至衛孫文子聘魯事乃又一義王氏引亦非

皮樹注云獸名張鎰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

它書未見

詩禮相為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

可以見少牢饋食禮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

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

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春秋辭命之美有自來

矣

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陳宣帝太建十年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為王官伯臨盟百官此與蘇綽之六官蘇威之五教何以異

傳曰不協而盟無故而盟百官不幾於戲乎

士相見義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

不友非其大夫不見

若據按士相見義劉敞補亡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取之

鄉先生謂父師少師教于閭塾也古者仕焉而已者

歸教于閭里書大傳謂之父師少師白虎通謂之

右師左師

庠為鄉學有堂有室序為州學有堂無室有室則四

分其堂去一以為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

為堂故深

禮記

若據按壬子夏讀唐司業李元瓘上言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禮記在唐試士為大經何以文反少曾徧問

之人不得質諸書末由畜疑義者二十九載今八月朔晨起讀唐書選舉志云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不覺洞然曰唐制通五經固讀大經即凡通二經三經亦必讀一大經禮記大經僅九萬餘字左氏傳一十九萬餘字誰肯舍九萬餘字之經而誦習十九萬餘字者乎參以同時楊場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正合所謂禮記文少者較特少於左氏傳耳為之快絕附識於此

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

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寘內府藝文志云次禮記

二十卷舊史謂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載詔

曰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會要

云為五十篇合二十卷

傳以卷為篇

元行沖傳開元中魏

光乘

集賢注
記魏哲

請用類禮列于經命行沖與諸儒集義

作疏將立之學乃采獲刊綴為五十篇張說言戴

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

舊書摘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

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畱中不出行

沖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易前編條

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佃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

僅全十二魏氏采眾說之精簡刊正芟礮

集賢注記
張說曰孫

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
徵因炎舊書整比為注

朱文公惜徵書之不復見此張說

文人不通經之過也行沖謂章句之士疑於知新

果於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

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沖之論信矣

隋志禮記三十卷
魏孫炎注若璩

按詩除韓毛外又有葉詩二十卷
宋葉遵注即行沖所云葉遵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

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劉原父謂若夫坐如尸立

如齊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

於刪去然則曲禮之所采摭非一書也

若璩按大戴禮
記若夫坐如尸

之上曰孝子唯巧變
故父母安之語精

恆言不稱老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

賜果於君前說苑晏子曰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

柚不剖漢桓榮詔賜奇果舉手捧之以拜

儼人必於其倫說苑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使

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儼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儼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曲禮闕二句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本於曲禮

在醜夷不爭唐沈季詮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

古者王司敬民豈有獻民虜田以井授豈有獻田宅無總于貨寶豈有受珠玉記禮者周之末造也

張拱出曲禮注

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

葉拱出書大傳

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

辟席葉拱而對注兩手薄其心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彊不息為剛臣以陳善閉邪為敬講經理討古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無厭斁之心下無顧望之意是故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辨之而理益明蓋因以

規諷云

若璩按王氏在經筵為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值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以唐李嶠李义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飢寒

方寸仁愛宜謹感召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公羊傳

齊魯相遇以鞍為几已有騎之漸若璩按程大昌雍錄云古皆乘車今古公宣父

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為騎蓋避狄之遽不暇駕車余曾戲題其端曰當時有姜女同行豈天立厥配亦善騎馬耶按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

采齊車亦如之註王行於大寢之中則奏肆夏詩為節趨於朝廷之上則奏采齊詩為節行緩而趨疾故車之疾徐亦以二詩為節也釋名疾行曰

趨疾趨曰走車既可謂之趨則亦可謂之走

曲禮禮器內則疏引隱義云按隋志禮記音義隱一

卷射若璩按今本作謝氏撰又音義隱七卷

檀弓載申生辭於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澹庵

胡氏謂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愚

考晉語申生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

門不出申生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

君何胡氏蓋未考此非記之誤也

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於申生杜蕢傳作屠蒯二事見之致

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

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也若璩按康成謂撰定論語者仲弓游

夏等非檀弓

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

安仗喆人其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仗四字

或謂廬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

則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同

九嶷山在零陵而云舜葬蒼梧者文穎曰九嶷半在

蒼梧半在零陵

曾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皆見

檀弓

若據按言思為申祥妻之昆弟則子張與子游兒女姻家也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與王制孟子同又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蓋公羊家之說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

王莽曰附城蓋以庸為城也何校本云注十一字亦正文

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王制南北兩近一遙東

西兩遙一近是南北長東西短

若據按皇氏云近者言不滿千里遠者言不啻千里

熊氏則以近者謂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此云長短用熊氏說 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隋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三十八里宋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皆南北長東西短也

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為尺漢專用十寸為尺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

水注云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左

傳啓蟄而郊

建寅之月

正義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

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

改啓為驚蓋避景帝諱

周

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易通

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太初後曆也月令正義

云劉歆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統歷穀雨三月節

清明中而時訓通卦驗清明在穀雨之日與今曆

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劉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

矣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馬融

注論語謂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

若據按三統歷

以武王元年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三月者建寅之月與左氏啓蟄而郊月數同 時訓解雖未必周公書而先雨水後驚蟄則是傳寫人以後之節次上改 古歷耳

周書序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大衍曆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 李業興以來迄麟德曆凡七家皆以雞始乳為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為次候與周書相校二十餘日一行改從古義 漢上易圖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二書詳略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為定故揚子雲太予二十四氣關子

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

時訓月令七十二候鴈凡四見孟春鴻鴈來夏小正

曰鴈北鄉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曰候鴈北 月令注今月令

鴻皆為候而不言北蓋來字本北字康成時猶未誤故曰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其後傳寫者因仲秋鴻鴈來誤以北為來 仲秋鴻

鴈來呂氏淮南曰候鴈來季秋鴻鴈來賓爵入大

水為蛤小正曰九月遰鴻鴈呂氏淮南曰候鴈來

高誘許叔重注以候鴈來為句 賓爵老爵也栖宿人堂字之間有似賓客故曰賓爵

季冬鴈北鄉小正在正月易說在二月 正義謂節氣有早晚

魚上冰夏小正曰魚陟負冰 陟升也負冰云淮南曰魚上

負冰 注鯉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 鹽石新論謂小戴去一負字於文

為闕然時訓與月令同呂氏春秋亦無負字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驗云小寒季冬鵲始巢詩推度
災云復之日雉雊雞乳通卦驗云立春皆以節氣
有早晚也

月令正義穹天虞氏所說不知其名按天文錄云虞
曷作穹天論晉天文志云虞聳立穹天論聳曷皆
虞翻子也虞喜安天論云族祖河間立穹天聳爲
河間相然則非曷也

若璩按三國志虞翻傳聳第六子曷第八子也

宿離不貸蔡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

地氣上騰注農書曰土上冒樞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正義云汜勝之書也唐中和節進農書按會要乃
武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呂溫進表云書凡十

二篇館閣書目云載農俗四時種蒔之法凡八十

事 若璩按汜勝之漢成帝時議郎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書十八篇

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孚數云冬爲井
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

鷹化爲鳩陰爲陽所化爵化爲蛤陽爲陰所化堇荼
如飴惡變而美荃蕙爲茅美變而惡

曲禮隋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
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

公孫弘云好問近乎知今中庸作好學

若璩按宋袁燮傳入對寧宗臣昨勸

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

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係傳傳謂不知日月

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惡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大史之任也愚謂人君所諱言者災異之變所惡聞者危亡之事大史奉書以告君召穆公所謂史獻書也

曾子問於變禮無不講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會

子之學博而約者也

若據按此有謂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者然與

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爲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主之事大賢可爲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爲有二

道則有病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禮此三代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商究之

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

今禮運無此語五

性仁義禮智信韓子原性與此合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立矣爲天地立心仁也

內則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賈誼新書胎教篇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

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內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太子之禮也

上帝降衷于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以全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師冢宰建六典而教典屬焉故曰周公師保萬民此君相之職也二南之化以身教內則之篇以言教

養老在家語則孔子之對哀公在書大傳則春子之對宣王記禮者兼取之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云云呂氏春秋春居問於齊宣王曰今王爲太室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

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此卽大傳所謂春子

但其名不同

大傳名衛呂氏春秋名居

蒙以養正罔不在厥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教之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淮南主術訓魏文帝成王論袁宏後漢紀論皆用其語通鑑裴子野論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亦本於

此淮南云心知規而師傅論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魏文帝云相者導儀袁宏云身能衣今慎子存者五篇其二十七篇亡此在亡篇

六年教數與方名數者一至十也方名漢志所謂五

方也九年教數日漢志所謂六甲也十年學書計六書九數也計者數之詳百千萬億也漢志六甲五方書計皆以八歲學之與此不同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輕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羶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程子之母誦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唐時有不識廳屏而言笑不聞于鄰者其習聞內則之訓歟

張彥遠云鄭予未辯檀梨按內則注檀梨之不臧者

謂之未辯可乎

若璩按謂鄭公不識檀乃陶弘景

玉藻注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粹積如今作幪頭為之

幪七

也綃反後漢向栩著絳綃頭注字當作幪古詩云少

年見羅敷脫巾著幪頭儀禮注如今著幪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

紫間色也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予冠紫綉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綉為宋王者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為君服皆周衰之制也

若璩按五

素易一紫故蘇代書曰齊紫賤素也而賈十倍

皮弁以日視朝沙隨程氏云皮弁視朝明目達聰若

黜纘塞耳前旒蔽明乃祀天大裘而冕專誠絜也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
 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
 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
 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使成
 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
 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公是
是即前始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止齋皆因之
劉原父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秋成
 公六年立武宮武宮非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復立
 蓋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之所譏而記以

為禮乎

若璩按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左氏明文

魯世家伯禽之孫潰弑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
 年也諸侯篡弑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弑
 不亦誣乎太史公曰揖讓之禮則從矣行事何其
 戾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
 譏其僭又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皆僭王
 制也若以王禮為當用則如泮宮闕宮春秋不書
 矣

少儀朝廷曰退進不可貪也燕遊曰歸樂不可極也
 學記以發慮憲為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

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者學之始辨云者分別其心所趨嚮也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為善不為利為己不為人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此學之本也能辨之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

畿內為學二為序十有二為庠三百諸侯之國半之王無咎之言也陸務觀取焉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

列子云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

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

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與樂記相

出入古之遺言歟致堂云樂記子貢作

若據按文子明於人生而靜上

繫以老子曰蓋古有是言而老子傳之記禮者亦傳之非必有取於老也

樂記載子夏魏文侯問答為文侯二十五年事是時子夏年一百有八

歲子貢尚存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

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若據按吳文正謂易者占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

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為六經余亦謂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弟方授以易春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六藝乃六經非周官之所云六藝也

天理二字始見于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

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王肅說通典引大傳亦

取肅注肅字子雍魏志有傳

集說以肅為元魏人誤也有兩王肅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

學名 若據按北史王肅與劉芳合傳肅嘗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今聞卿釋頓祛平生之惑非不知經特不及劉石經之精 贍耳

禮主其減史記樂書作禮主其謙

王肅曰自謙損也

禮有報而

樂有反鄭注報讀為衰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

勸進之石聲磬鄭注磬當為磬樂書作石聲磬

口鼎反

磬以立別

史記正義樂記公孫尼子次撰

南風之詩出尸子及家語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

艾軒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

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

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噍殺

之調皆生於二變也

三老五更按列子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止開之

舍更亦老之稱也

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

如庶人在官者正義按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時

淳于髡等所說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唐扶餘璋之

子義慈號海東曾子頡利之子疊羅支其母後至

不敢嘗品肉孰謂夷無人哉

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孫子荆詩三命皆有極皆本援神契

祭義曰術省之賈山至言術追厥功術與述同

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注謂以夏之孟夏禘祭正義哀十五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卽逐之也愚按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

無丁亥當闕疑裴松之曰孔悝之銘行是人非

經解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

王儉七志孝經爲初

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今本云五十而慕康成注禮必有所據

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國家無道其默足以

容蓋銅鍤

若據按大戴禮記作桐提此從家語

伯華之行也

大戴禮家語

曾子曰

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僥倖中庸之言本此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

之言朱文公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

書疏中亦不說破呂荅未見當考禮記集說削此二句周禮注基讀如薄

借綦之綦鞮讀如旃僕之僕疏皆以為未聞若璩按鄭註大

射儀揖以耦曰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曰以相人偶為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曰相人偶賈公彥疏亦屢曰以人意

相存偶

期之喪達乎大夫呂與叔之說詳矣朱文公謂古人

貴貴之義然亦是周公制禮以後方如此故檀弓

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大經大本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蓋泥於緯書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其說疏矣

衣錦尚絅書大傳作尚蕝注蕝讀為絅或為絺

朱文公荅項平父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

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

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為彼學者

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而某自覺於為己為

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

一邊即此書觀之文公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也

太極之書豈好辯哉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若璩按今家語作右階銘其背

中庸鏤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若璩按鏤心即服膺彥伯澀體匆匆狗

為卉人竹馬為篠駮大抵如是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纛字或作建皐服虔引以解左傳蒙皐比

緇衣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周書祭公

篇公曰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

而莫恤其外 葉公當作祭公 疑記禮者之誤

深衣方領朱文公謂衣領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續衽鉤邊者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為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于裳旁也康成注鉤邊若今曲裾文公晚歲去曲裾之制而不

用愚以漢史攷之朱勃之衣方領謂之古制可也

江充之衣曲裾謂之古制可乎此文公所以改司

馬公之說

大戴記投壺篇末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

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濟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

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此命

射之辭也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於問

儒服則不知

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人

所以參天地者其要在此如有所立卓爾顏子言

之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
大學之親民當爲新猶金縢之新逆當爲親也皆傳
寫之誤

古之人文以達意非有意於傳也湯盤銘以大學傳
虞人箴祈招詩讒鼎銘以左氏傳楚狂滄浪之歌
以孔孟氏之書傳

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云志有定向或問云事事物物
皆有定理其說似不同當以章句爲正

子罕却玉韓起辭環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璵璠向魑
之夏璜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以爲寶

鄉飲酒義立三賓以象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

政教出於大辰焉公羊傳大火

心伐

參北辰

北極爲

大辰漢文帝詔上以累三光之明顏注謂日月星

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

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禮記

正義引之以爲蔡氏白虎通引禮別名記曰五人

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

人曰傑萬傑曰聖蓋禮記逸篇也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乎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注

言馬鹿而不言乎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

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琦所

謂予黃改色卽此事也

荀子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此卽聘義所謂輕財重禮也若據按聘禮記

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荀子所引自本此於聘義無涉

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

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

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然則

駒王卽偃王歟濟河卽所謂西至河上也

易乾鑿度水爲信土爲知中庸注水神則信土神則

知服氏注左傳土爲信朱文公謂信猶五行之土

服說是也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子路喜聞過

善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面數則面諛之人至而

曾子不當三數子夏矣以是爲剛毅焉得剛故程

子謂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

方慤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祿欲省其

費故職或兼掌愚嘗聞淳熙若據按孝宗在位十二年甲午改元中或言

秦檜當國時遴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未嘗廢事

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御史中丞蔣

繼周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己

故朝列多闕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限其省幾

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

稟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以是觀之則兼職省費豈王者之制乎

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不過九命伏生大傳謂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此言三賜而已漢武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九錫始見于此遂爲篡臣竊國之資自王莽始禮緯含文嘉有九錫之說亦起哀平間飾經文姦以覆邦家漢儒之罪大矣

表記殷人先罰而後賞漢武帝謂殷人執五刑以督姦皆言殷政之嚴也書曰代虐以寬詩曰敷政優優豈尚嚴哉

仁右道左仁對道而言張宣公以爲言周流運用處右爲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爲陰而體之所存也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司馬公曰禮別嫌明微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倂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弟子累其師李斯韓非之於荀卿也弟子賢於師盧植鄭玄之於馬融也曲禮刑不上大夫家語毋有問刑不上於大夫孔子

曰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其言與賈誼書同而加詳焉誼蓋述夫子之言也秋官條狼氏誓大夫曰鞭恐非周公之法

文子曰聖人不慙於影君子慎其獨也劉子曰獨立

不慙影獨寢不愧衾

高彥先謹獨錄曰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愧於衾四

句並見

劉子

大學章句咏歎淫液刊本誤為淫泆

月令言來歲者二季秋為來歲受朔日秦正建亥也

季冬待來歲之宜夏正建寅也

月令作於秦雖用夏時猶存秦制淮南時則訓與月

令同漢太初以前猶以十月為歲首

理道要訣云周人尚以手搏食故記云共飯不澤手

蓋弊俗漸改未盡今夷狄及海南諸國五嶺外人

皆以手搏食豈若用匕筯乎三代之制祭立尸自

秦則廢後魏文成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俗

父母亡取狀貌類者為尸敗化黷禮請釐革又周

隋蠻夷傳巴梁間為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

同姓伴神以享則立尸之遺法乃本夷狄風俗至

周末改耳以人殉葬至周方革猶未能絕

秦穆公魏穎之父陳

乾昔今戎狄尚有之中華久絕矣

若璩按立尸乃古法外裔猶存耳

少儀穎警枕也謂之穎者穎然警悟也司馬文正公

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穎元板作穎

舜葬蒼梧山野薛氏曰孟子以為卒於鳴條呂氏春

秋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

梧山若據按海州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郁州無舜葬於此之說

儒行言儒之異十有七條程子以為非孔子之言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為其文章殆與荀卿相類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為閭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為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為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聞之先儒曰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

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

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典十義六德六行也其

學則五禮六樂五射六若據按六當作五馭六書九數也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正歲孟月之吉黨正社禴之會

讀法飲射無非教也弟子之職攝衣沃盥執帚播

灑饌饋陳膳執燭奉席無非學也漢猶有三老掌

教化父兄之教子弟之率餘論未泯清議在鄉黨

而廉恥興焉經學有師法而義理明焉吁古道何

時而復乎若據按先王之時至其心安焉皆魏華父瀘州學記之文其田以下其官以上有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

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二句王氏節去猶可獨原文其教則五事五典由人身而人倫最妙易作五典十義十義出禮運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等也不與五典復乎惜不及其時面問之

絜矩學者之事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聖人之事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呂與叔曰孔子溫良恭讓其於
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於聖
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為此說將以推
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

此言可以厲浮薄之俗故表而出之

大戴禮記

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
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
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于荀子係傳篇則賈誼
書之係傳傳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係傳
傳

大戴禮盧辯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

法龜文未考北史也

若據按盧辯傳辯字景宜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

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
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
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
大戴取之為記

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
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
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崔駰傳注引太
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

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杖
 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太平御覽諸書引太
 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箠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
 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
 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
 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
 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
 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戶之書曰
 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
 所忘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視之書曰石墨相

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汗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
 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磴磴無為汝開書井曰原泉
 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蔡邕銘論謂
 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
 八章參攷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於十八章矣書
 于篇後俾好古者有考

若璩按書于篇後謂踐阼
 篇也王氏嘗集解踐阼篇

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皇氏曰王
 在賓位師尚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
 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

若璩按古弟子北面郭
 隗曰北面拘指遠巡而

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一日誦
 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

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右以

為息黥補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寫武王踐

阼一篇以為左右觀省之戒儀禮經傳刪且臣聞之至必及其世大學或問因湯盤銘及武

王之銘

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

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

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

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若據按慈湖楊簡號謂堯舜禹之時

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謂日月

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

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

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之數

說苑引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

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

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正而

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

木乘於時與大戴禮荀子勸學篇略同隋唐志又

有蔡邕勸學篇一卷易正義引之云鼯鼠五能不

成一伎術晉蔡謨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外謂勸學篇也荀子梧鼠大戴云鼯鼠

蟹六跪二螯大戴云二螯八足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董仲舒

之言本於此行其所聞則廣大矣仲舒云行其所

知則光大矣

曾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與史記老子之言略同

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歟

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云

迎日辭亦見尚書大傳

三句與洛誥同

哀公問五義云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繆繆

肫肫其事不可循蓋古字通用楊倞注繆當為膠

肫與純同非也

賈誼審取舍之言見禮察篇

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

避景帝諱也

於時雞三號以興庶

虞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

庶虞蓋山虞澤虞之屬馬融廣

成頌用飛征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隗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

技之教庶人

仲隗當攷

小辨篇子曰綴學之徒安知忠信

劉歆書綴學之士本此

傳言以象反舌皆至

象者象胥舌人之官也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謂依於雅頌

張揖云即爾雅也爾

雅之名始見於此

保傅篇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

鄧元事唯見於此當攷若璩

按鄧元事亦見賈誼新書卷之十

文王官人

若璩按當作曾子立事

篇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

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

此言可以傲學者若璩按荀子引孔子曰少而不學長無能

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余幾一日百誦之

傅氏夏小正序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今按月令孟冬講武注引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小正者九詩七月箋引小正者一朱子發曰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歟

孔子三朝七篇藝文志注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間凡七篇

樂

樂緯動聲儀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漢志白虎通云六莖五英帝王世紀高陽作五英高

辛作六莖列子注以六瑩為帝嚳樂淮南子注以六瑩為顓頊樂通鑑外紀云漢志世紀放六樂撰其名故多異

徐景安樂章文譜曰五音合數而樂未成文案旋宮以明均律迭生二變方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循環正徵復以變宮之律迴演清宮其變徵以變字為文其變宮以均字為譜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宮倍應聲同終歸一律陳晉之樂書謂二變四清樂之蠹也四清之名起於鐘磬二八之文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朱文公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

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後漢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每律各添二聲而得之也

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四寸半是也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

間製變宮變徵二聲

仁宗實錄敘皇祐新樂云古者黃鍾為萬

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晉隋間累黍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太

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其言皆見于范蜀公樂書實錄蓋蜀公之筆也房庶言以律生尺蜀公謂黃帝之法也司馬公謂胡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蔡季通謂律度量衡言蓋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於度若以累黍為之是律生於量皆非也故自為律吹之而得其聲

蜀公父名度故以度量為尺量然實

錄不宜避私諱

淮南子天文訓云律以當辰音以當日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

以當一歲之日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本於此

考工記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為樂經書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續漢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

若據按王充論衡陽成子長作樂經

晉戴邈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蓋用阮籍樂論之語

樂論云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琴之容

樂名周以夏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本朝

以安

傅子琴賦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宋書樂志曰世云焦尾伯喈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也今按蔡邕傳注引琴賦序相如綠綺蔡邕焦尾宋志恐誤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注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傅子琴賦曰馬融譚思於止息明古有此曲韓臯謂嵇康為是曲當晉魏之際以魏文武大臣敗散於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今以選注考之廣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夜始撰也

魏揚州刺史治壽春亦非廣陵

顧況廣陵散記云曲有

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然則散猶引也敗散之說非矣

譚思何按
本作覃思

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世說注引東方朔樊英事樂纂又謂晉人有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器與洛陽鐘聲諧宮中撞鐘故鳴

朱子語錄云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漢志無劉歆說樂此記錄之誤近思續錄亦誤取之

隋牛弘引
劉歆鐘律

書出風
俗通

周無射之鐘至隋乃毀唐顯慶之輅至本朝猶存物之壽亦有數邪

徐氏之禮善盤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制氏之樂紀

鏗鎗之聲而不能言其義漢世所謂禮樂者叔孫通之儀李延年之律爾禮缺而樂遂亡徐氏之容制氏之聲亦不復傳矣

夏侯太初辯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袞之頌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二篇文心雕龍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

竹彈歌見
吳越春秋

韓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僊壞陵二操范蜀公議樂曰柷一桴二米今柷黍皆一米楊次公非之曰爾雅柷黑黍桴一桴二米其種異以為必得柷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

晁子止曰縱黍為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為有餘王朴是也橫黍

為之則尺短律管容
黍為不足胡瑗是也

新唐書樂志多取劉貺太樂令壁記

呂才傳云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尺

八樂器之名見撫言
逸史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

尺八

文子曰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

即知其化與樂記意同

呂氏春秋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即樂毅書所云大呂

陳於元英者

孔子鼓瑟有鼠出游狸微行造焉獲而不得而曾子

以為有貪狼之志客有彈琴見螳螂方向鳴蟬惟

恐螳螂之失也而蔡邕以為有殺心一事相類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冶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

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七年琴成入韓豈韓

有兩聶政與若據按琴操
多不足辯

范蜀公曰清聲不見於經唯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

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簾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

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

几用之與鄭衛無異今考皇祐二年王堯臣等言

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

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唐制以十六為小架二十

四為大架今太常鐘垂十六舊傳正聲之外有黃

鐘至夾鐘四清聲又樂工所陳自磬簫琴箏篳篥笙

劉几用四清聲

五器本有清聲埙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
未可以為非
西山先生曰禮中有樂樂中有禮朱文公謂嚴而泰和而節禮勝則離以其太嚴須用有樂樂勝則流以其太和須用有禮

致堂胡氏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為禮經指樂記為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至於禮夫子欲為一書而不果成夏杞殷

宋之歎是也
若璩按此又以樂記子夏作

魯雖賜以天子之禮樂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門有雉庫而無臯應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魯有郊廟之禮始於惠公之請在平王東遷之後
說見前 若璩按小戴禮記原無明堂位祗緣馬融

增入遂甯話柄至今

鄉飲酒升歌二終
鹿鳴四牡 南陔白 笙入三終
華華黍 間歌三終

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笙崇正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合樂三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周南召

南燕禮謂之鄉樂亦曰房中之樂
若璩按周禮磬師謂之燕樂 大射

歌鹿鳴三終

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

管新宮三終

其篇
七

笙詩無辭則

管詩亦無辭

左傳宋公享昭子賦
新宮則新宮有辭

困學紀聞卷五

困學紀聞卷六

春秋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蓋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霸未嘗無

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
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
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爲作與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
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
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
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
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
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以
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
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

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
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
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章也
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魯史謂之
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葉氏考左傳祭足取麥穀
鄧來朝以爲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
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陳氏
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
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
周而罪魯也張氏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
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詩七月言月皆夏時

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

若據按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前已然年有四時不可徧舉四字以為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耳此豈

聖人特筆哉

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

東萊集解亦不取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

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

若據按胡傳以為侵六十

而書伐者至於二百

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

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凡言

即立或言立中庭皆當讀為位蓋古字假借其說

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愚按周禮小

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

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

立蓋古字通用詛楚文變輸盟刺即渝字朱文公

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即左氏渝平也

胡文定謂以物求平

恐不然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為春秋筆

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

公羊疏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

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

屬僅有六十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

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謂史

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劉原父謂何休以不修

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朱文公謂二書不

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若據按三禮二字疑不可曉反覆窮思似是修為二字質諸公

羊傳疏頗合因自笑曰邢邵言日思誤書更是一適 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

王介甫荅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靜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朱文公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

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

呂成公講義

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書齊崔氏出奔衛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比事觀之履霜堅冰之

戒明矣聖人絕惡於未萌必謹其微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

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

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

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

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

侯之力政焉爾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以為諸侯

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閭史

書之閭尚有史況一國乎愚謂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史矣若據按成王封伯

禽有史有典策典策春秋之制也

春秋日食二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

不過二十六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

十七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

今算不入食法若據按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為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為二者文公元年是

有誤十為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為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乘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 衛朴以莊公十八年三月獨不入食法不知法推是歲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元史郭守敬曰蓋誤五為三是也詳見余潛止劄記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

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

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

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

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

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若據按比月頻食此理所絕無者歷家如

姜炭一行皆言之鑿鑿不必西法為然余嘗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其公某年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秦雲九頗以為然

西疇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

冬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

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

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

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

日者皆闕也

孟子題辭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

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義

云此春秋緯文愚謂緯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

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耳

公矢魚于棠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

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

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

非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

月書王者一十九

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

何休謂二月三月皆

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

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

先儒以為妄

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若

漢樂大是也愚按以大爲紀侯之名本劉質夫說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也以魯論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蠚爾雅

食葉蠚音特

爾雅蜚蠊蜮郭璞注蜮即負盤臭蟲劉歆曰負蠚誤矣江休復雜志唐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澗行

郎顛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

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蠚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

公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

若璩按晉

袁甫傳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此何休註也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衮鉞

一時薰蕕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錮慕其流

芳也我朝鑄工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

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

若璩按鑄工安民李仁父長編

作李姓非余親至西安碑林中辨之

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

於是朝覲之禮廢矣

仲子之賵宰書其名成風之賵王不書天正三綱也

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秋之義可

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劉原父以爲自相命非正也止齋亦以爲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愚謂齊衛胥命此霸者之始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霜凝冰堅其來漸矣

書郊九皆卜不吉失時牛災則書之書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書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

定公六月卽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卽以元年冠之因於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卽以爲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與魏太遽非春秋存陳之意

春秋三書孛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孛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

何懼乎則孛之爲變甚於彗矣

齊有彗星見於傳而經不書

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

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齊桓之將興也恆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爲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爲之變動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狼也晉人無信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剝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

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故列三國稱師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蠻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狄入衛踰年齊侯方城楚王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王而不著其城之者書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云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榑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杜正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車矣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史記兵

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展喜犒師之詞云爾李氏韶世紀云桓公會不邇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又曰易無達吉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

若璩按今繁露例兩作辭

陸農師稱之又

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攻媿

按攻媿樓鑰號謂

真得夫子心法

何校本云達吉疑作達占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

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
決獄二百三十二事隋唐志十卷今僅見三事而已若據按藝文類

聚亦載御史中丞眾議薛況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

獄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

心刻矣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

子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

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以春

秋為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

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鹽鐵論文學曰呂步舒弄口而見戮

若據按文學曰當作丞相史曰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太廟

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

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

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敝議非是然則稽經

議禮難矣哉

桓以許田賂鄭宣以濟西田賂齊身為不義而以賂

免取宋郟鼎納莒僕寶玉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末

流之敝貨范鞅而昭公不入矣竊寶弓而盜臣肆

行矣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三叛人以邑來知利

而不知義矣孟子是以有不奪不饜之戒

公如京師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其

簡如是而朝聘於大國史不絕書尊卑之分不明

國學編卷之六
十一
強弱之力是視記禮者以魯爲有道之國道焉在哉

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兆也
居中國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
不復還舊封詩以鶉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
戒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之

書狄入衛書楚子入陳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故稱
入焉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
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國無人焉如升
虛邑故言吳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
焉故皆書曰初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時初租禾
初爲賦取法乎春秋

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曰聖
人不與戎狄其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其禮文齊
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曰諸侯以
國事爲家事聖人以國事爲王事鄭世子忽復歸
于鄭許叔入于許曰不能大復國於諸侯則力不
足以君國不能公復國於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
公如齊納幣大夫宗婦覲用幣曰父子之大義不
以夫婦而遂廢夫婦之常禮不以彊弱而有加鄭
伯逃歸不盟鄭伯乞盟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舉

國學編卷六
三
動無異於匹夫宋公會于孟戰于泓曰與夷狄共
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盟于翟泉晉人秦
人圍鄭曰銳於合諸侯者必有時而惰工於假大
義者必有時而拙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衛人侵狄
衛人及狄盟曰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
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霸遂城虎牢戍鄭虎牢
曰公其險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歸其險
於一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城杞城成周曰大
夫之於諸侯不自嫌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辨其
發明經旨簡而當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
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檣杙也魯之春秋韓
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先視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
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
而始也橫渠張子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朱子
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

孫明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
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迂書皆
用此說通鑑謂五霸無異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
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
韋周伯齊桓晉文以霸爲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

矣邵子於五霸取秦穆晉文齊桓楚莊若瓌按杜註五伯本服虔來見

毛詩疏此三代之五伯也

錫桓公命葬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而為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許止而孝悌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立矣書郤鼎衛寶而義利辨矣書遇于清會于穆而亂賊之黨沮矣

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先王之太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為首其有感于寶慶之臣若瓌按寶慶理宗初即位乙酉改元之臣謂史彌遠乎懍懍焉春秋之法也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穀梁亦云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彊臣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於詩禮發冢者也

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之也春秋之筆戎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宋督弗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以蔡般弗討而細故是卹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彊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嚴乎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歟朱文公詩以爲范太史受說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

若璩按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爲則天皇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

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廟唐列爲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闕而列爲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其制紀稱中宗而事迹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諡開元册命而后之名不易今耐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今唐書則帝紀后傳兩收則天殆亦參用其說焉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眚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禮也書

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

經書大雩二十有一非禮也賈逵云言大別山川

之雩諸侯雩上帝於是季氏旅泰山矣

涇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
也有雞澤之盟而後有涇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
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鄆之會魯不至及幽
之盟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
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遠啓疆之召而後
如楚焉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秉國不平西周所
以夷於列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私
立子廟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

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僭
諸侯矣

左氏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
讖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
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
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
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
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
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
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

隨晁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
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
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
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
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
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
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
甚而閣束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

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
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
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爲六國時人者

十一事

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爲春秋
學餘二十年館閣書目以爲依託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
復廢賈逵以爲明劉氏之爲堯後始得立不以學
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末哉漢儒之言經也

若據按
賈逵雖

明劉氏爲堯後止令逵選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
各一通未嘗立學官立學官乃光武因陳元之言然旋立旋廢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
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
爲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
之舊也新都之篡以沙麓崩爲祥釋氏之熾以恆
星不見爲證蓋有作俑者矣

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

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愚嘗考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爲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孔子之言也東方曼倩杜元凱皆用之

老泉謚論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穆后始愚按魯惠

公聲子已有謚在春秋之初

若據按文姜亦不從夫謚金仁山謂特謚爲文也計必有秀慧

之質晨雖之才者

衆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

二八則每佾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

人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傅隆以杜注爲非謂

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降殺以兩

減其二列爾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

人豈復成樂劉原父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

無用樂舞之儀

若據按今宋書樂志故必以八人爲列人誤作八列誤作例王氏所見本尚古

石碣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公羊傳公子翬曰吾爲

子口隱矣荀子周公曰成王之爲叔父穆天子傳

亦云穆滿皆生而稱謚紀事之失也

若據按顧寧人歷引生而稱謚及魯

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以成爲謚不知下文稱苦成氏晉語稱苦成叔子左傳苦成叔傲甯殖曰苦成家其亡乎則成非謚蓋亦邑

名

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成鱗言武王兄

史記云文武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

五十五與此同

荀子謂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

人漢表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漢章和

元年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當以成

鱗之言為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

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

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

若璩按富辰首舉國名皆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明十六人何以云成鱗十五人當為正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不

沐浴佩玉之時衛多君子淵原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萬世為臣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未為篤論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觀魏受禪碑唐六臣傳利菑而樂亡者有矣

君之於民亦曰忠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於親亦曰慈內則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顯於事君

為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必忠養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

閏於相望之後此可以發明左氏正時之義

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歷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

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

合則置一閏非歷也春秋分記云長歷於隱元年

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歷之正皆建子而

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彊

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

劉義叟起漢元以來為長歷通鑑目錄用之若瓌按春秋長

歷論止有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二語是

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

不可以訓通鑑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書蜀漢

寇魏而綱目非之書晉寇梁而讀史管見非之況

天子之於臣乎

晉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杜氏

以冀亭為冀國嘗考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冀戎

史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漢天水郡之冀縣也入

顛軫者蓋冀戎前此號公敗犬戎于渭汭蓋亦渭首之戎但秦之縣冀在晉假道於虞之前蓋其餘種也晉

自有冀邑冀缺為卿復與之冀若據按杜註冀即晉之冀亭最是王氏以為漢冀縣則今伏羌縣也距虞千有餘里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

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溫公

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以為

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公謂此說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生生不窮勤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古者以德爲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鄆舒晉之知伯齊之盆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禹鯀之子也史克於鯀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世則鯀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

貴而能貧張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而有耻劉道原

陳無已有焉

若璩按富而能臣見定十三年註能執臣禮

楚有夏州以夏變夷衛有戎州以夷變夏

若璩按楚復封陳鄉取一人焉

以歸謂之夏州夏氏也

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毋貯粟無禁林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禁略見于此呂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說苑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亦五禁之意傳記不載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韓非子曰晉

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逃而失道與公相失
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飢餒之患而必
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此卽趙衰
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議太子服云
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飾經舞禮不可
以訓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
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之
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吳曰若
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此皆兵

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

西陸朝覲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
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
也劉炫云鄭爲近之詩三星在天其說有二毛氏
以爲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爲心三月見東方朱文
公從鄭說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
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

孟子注引苑宣
子豫焉苑字誤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非也
陸淳又以爲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
此卜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淳黨叔文而不

羞由其不知命也

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是人

臣生而諡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與治爲魏烈

祖是人君生而諡也

若據按孫盛謂此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是也何肥瞻告余頃得宋

槩本不全左傳恰有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事杜註云皆歿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較近刻少未字而字意尤明義尤協似勝王氏所據之本王氏本與吾輩今日同余擊節曰若果未歿賜諡是豫凶事非禮也杜當以爲譏不應云終言之一字之增何啻霄壤宋槩本真寶也

蔡墨曰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擾龍

宗豈其苗裔歟

甯殖愧諸侯之策賈充憂諡傳其惡不可揜也是以

知可欲之謂善

左氏曰先二子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昌黎送東野

序言鳴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庶

幾乎無欲矣

僑不以防怨爲善而怨自弭故僑與鄭俱昌斯以分過爲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李斯曰

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

君愚按襄九年宋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卽子罕也

左氏載其言行檀弓亦稱之賢大夫也宋世家無

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誣乎戰

國策謂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

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卽左氏分謗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宋無兩子罕則非斯之言妄矣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漢書作子丹文穎注以子丹爲子罕皆所未詳若據按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兩載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與田常事宛似自屬誣罔然王氏竟未讀此臧文仲廢六關家語云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爲不仁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

天者理而已以萇弘爲違天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爲天道是夷狄可以猾夏亂華

也 趙氏震揆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萇弘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也趙氏震揆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萇弘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

也 趙氏震揆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萇弘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臯黜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乃長衛侯於盟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矣五月盟于臯黜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未足信也若據按盟與會不同

盟較會之次爲重傳固云乃長衛侯於盟非會也會在召陵蔡固在衛上盟在臯黜衛則在蔡上異地復異事王氏于此析猶未精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論旋皇
輿於夷庚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船楫爲輿馬以
巨海爲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愚按左傳成十八年
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選
注誤

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林成己春秋
論謂孟門卽孟津誤矣晉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
土地名其說多見于水經注

若瓌按胡朏明曰唐文城縣卽
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此孟門則
近朝歌杜註以爲晉隘道非文城河中之石
槽山也余禹貢錐指冀州壺口下辨甚詳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
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呂文靖於李宸妃之喪其意

本於此

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
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

若瓌按鄭氏註檀弓
亦云名拔或作發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于
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
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止子鉏擊之與一人
俱斃豈卽斯人與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云過匡
顏刻爲僕古者文武同方并有有用矛樊遲爲右有
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彊名無足怪也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八年
舊弼韓富文三公之對愚考春秋釋例曰使以行

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勲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見正義攻

媿之言本此嘉熙庚子愚試胄闈王圖南發策亦用此一語 若璩按王氏淳祐元年辛丑進士前一年為嘉熙四年庚子

故猶試國子監也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

卷

魏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真文忠辯之曰靡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

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忠之盛者

矣若璩按靡于后羿被殺後始奔有鬲氏故曰曾事羿註非無因

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

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

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

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正

義謂二說無據愚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

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

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呂氏春秋皆曰岑鼎二

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

注不為無據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
宋人取長葛經以爲冬傳以爲秋劉原父謂左氏雜
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
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
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
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
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魏鍾繇謂左氏爲太官公羊
爲賣餅家

權載之問左氏云夏五之闕艮八之占名對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

於遂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注
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鄭語虞幕能聽協
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爲舜後虞思按左氏

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

若據按金仁山前編亦辨舜出於虞幕祖顓頊不祖黃帝之說

頗悉

穆有塗山之會注在壽春東北說文龠會稽山一曰
九江當龠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志九
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蘇鸚
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當塗流民寓
居于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漢之當塗
乃今濠州鍾離也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呂氏春秋云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說文云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下與說文同其卽季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縱女祁之惡信子鞅之讒錮逐欒盈幾危晉國忝厥祖矣再傳而吉射亡宜哉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子贛之責公孫成也劉歆亦少愧哉

猶秉周禮齊猶有禮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呂向注雪賦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爲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爲陽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云平地尺爲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寶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年此乃韓獻子之言

若據按東坡石鐘山記魏獻子之歌鐘也獻當作莊何肥瞻曰詩文中誤用事有自誤者有因古人之誤而亦誤者如晉問作魏絳乃出水經注非不記左傳故以示博此又一例也

劉勰辨騷班固以爲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

安說耳

列子載隨會知政羣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格言也而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之言其先後差齟凡諸子紀事若此者眾說苑載祁奚救叔向以樂盈為樂達若據按史記樂盈皆作樂逞避惠帝諱也樂達二字乃樂逞傳寫之訛非說苑本然范宣子為范桓子皆誤王氏偶未契勘及此

考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佑通典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

也 若據按曹魏時博士張融難王肅亦以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者又前於預

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為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鎬引正觀

勅以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為證持以詰維維不能

對見談苑太平興國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

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冒臆塗竄以合詞

章見晏元獻公書觀鎬熙之言則經史校讐不可以臆見定

也 若據按齊武帝賜晉安王子懋以杜預手所定左傳梁蕭琛得三輔相傳班固真本漢書此二書當更奇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作議論夙殊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敖二子及續說則謂宗子有君道趙宣子使臾駢送賈季帑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非是可以見進德

修業之功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

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號曰制在鄭曰虎牢在

韓曰成臯號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

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

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

若據按戰國策三晉既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曰分地必取成臯韓

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是成臯不待

鄭亡而久入晉矣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

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

自文姜之亂而哀姜襲其跡矣自成風事季友而

敬嬴事襄仲矣家法不修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嫩也

畏清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

不衰與漢之東都同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

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

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

諱夷狄皆無諱漢宣帝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

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博議謂名子者當為孫

地出顏氏家訓

若據按孔疏引熊氏曰石字誤當作名字蓋大夫有名惡者謂齊惡非石惡也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故

晉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荀彧以此勸曹操迎獻帝

彧之言曰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豈誠於為義者故曰譎而不正淮南

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非也辰嬴

之事閨內之法安在哉詩於衛風木瓜猶美齊桓

而唐風不錄晉文亦以是夫

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

聞先儒謂召平高於四皓申屠蟠賢於郭泰

邵子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誓胡

文定謂文四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尸

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

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

官無使民困於刑此雖大禹之泣辜無以過以此

坊民猶有立威於棄灰者

若瓌按嘗謂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楚其王曰其自為謀也

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二君之言可為萬世法

楚之興也筭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

視其儉侈而已

樂王鮒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晏子

以景公好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

劉貢父詩云

顧子曰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

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素梁丘之佞于今

不絕

顧夷義訓唐志在儒家

梁丘據豈能諫景公哉斯言繆矣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爲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僞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弑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孫邠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習誦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墨之

對其何悖哉張睢陽責尹子奇曰未識人倫焉知

天道若據按張睢陽語以前惟郭璞嘗遇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皆理學精言尹子奇按通鑑當作令狐潮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畏而能自修者也雖晉之彊能違天乎怠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王魏公之於寇萊公曰不可學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斯言也蓋有聞於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罪人也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春秋之季已輕儒

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
儒無益之問末流極於李斯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
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仇未

報則使越爲之謀以滅吳

見吳語

韓王成之仇未報則

從漢爲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旣入而逃
賞漢業旣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
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祀不續天也
子房之志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
繼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
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爲次矣不當以功

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

四氏僅能殲齊戍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

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

戰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

入郢棼冒勃蘇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

暴七日而薄秦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

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

左氏

滿作蒲

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大敗之

棼冒勃蘇卽申包胥也豈蚡冒之裔楚之同姓歟

淮南修務訓云申包胥羸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

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蒙龍蹙沙石蹠達膝

曾繭重祗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跼而不食晝吟
宵哭面若灰顏色黴黑涕液交集以見秦王亦
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歿以
左氏考之卽左司馬戍也戍者葉公諸梁之父也
諸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其聞包胥
之風而師法之歟

雀立元板
作鶴立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大道惠王之知志其所
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禪竈言鄭之將火或
中或否子產謂焉知天道梓慎言魯之將水昭子
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亦非知天者也故聖
人以人占天

鉏麇之於趙宣子沐謙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感人
至矣商君載甲操戟李林甫重關複壁不亦愚乎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
古史官之職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有雲夾
日楚昭以問周太史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
爲日官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祕書凡天文失度三
館皆知之淳熙中熒惑入斗同修國史李燾類次
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氏祕書丞
蔣繼周言氏者邸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
奏院災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
獻言自景定

若據按理宗在位三
十六年庚申改元

後枋臣

按枋臣謂
賈似道

欲抹殺

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按景定五年彗星宮中見之乃

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壬申按度宗咸淳八年地生毛明

年失襄陽災異其可忽哉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

其禍天下極矣叔輒所以哭日食也若據按馬貴與言古太史所職掌者

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故其時象緯有變而紀錄無遺

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乾谿

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

喪其霸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仲

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有士五人晉文所以

霸也有大叔儀有母弟鱄衛獻所以入也有趙孟

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晉所以未可媮

也日子無謂秦無人曰無善人則國從之國之存

亡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

亂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

有虞有宮之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魏之窺

吳則曰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縣則曰猶為國

有人乎此皆以人為盛衰也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

多不名則說者不一矣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

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

子之言也其為害教大矣

宗人釁夏之守禮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葬止之禁者

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據古

其有魯宗人之風乎

若據按劉輔諫成帝不宜立趙婕妤為后棧潛諫文帝不宜立郭貴嬪為后

夫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

畧其成敗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同

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君子猶有取焉

況吳乎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

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萇弘之樂文

獻猶存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

若據按奔楚為魯昭公二十六年事在倚相之後

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

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

若據按楚昭王失國猶賴蒙穀入大

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中昭王反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非典籍之力乎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奕觀棋德

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

也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皆以紀綱

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晉自蕭魚之後精神景象

非昔矣

請討陳恆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

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

若據按馬公驩告余曰使孔子請討而得也經大書

曰齊陳恆弑其君壬公伐齊殺陳恆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也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秋之作以亂臣賊子之故其不作亦以亂臣賊子之

哉故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史記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𠂔魯作表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

名而字文潛陸務觀云

若據按吾鄉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未故以為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蒼家亦有功於斯文矣浮止伯

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為魯詩詩經典序錄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為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

學也

毛詩傳以平平為辯治又以五十矢為束皆與荀子同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古之格君心者必以儉董仲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弘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弘正邪雖殊而啓武帝之侈心則一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眾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為戇朱游為狂晉士習於曠達而以卞望之為

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為之也會于戚而不討孫林父會于夷儀而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夫篡奪之禍晉自及矣晉語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斬祛芊尹無宇之斷旌其讐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漢高帝之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彌牟曰晉

之從政者新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書

曰人惟求舊若據按謂荀林父新從政在本月范鞅新從政僅十日新字奇確

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遠子馮是也告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益諫文帝曰獨不見人菀乎

劉炫謂國語非正明作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為楚語云雍子之為與傳不同傳云國語非正明作有

一事而二文不同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

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

明甚左氏王荆公以為六國時人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

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為詳

鄭漁仲云左氏世為楚史

司馬公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若據按黃楚望書出極辨以左氏為楚人之非蓋均載晉楚之事辭意間多與

晉而抑楚是也

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圖謂左傳無玉磬之說非也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犁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犁于荆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祖孫皆以義烈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通鑑取此戰國策張孟談因朝智

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

殆將有變知過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韓非子同云更

其知過即智果也二說之先後不同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

注騷

愁也離畔也

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揚

雄為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襄三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

鳴玉以相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

子鳴玉以相蓋楚昭王時鞅者武之孫也今以王

孫圍為公子圍以鞅為武之子皆誤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

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子產之子始為國氏致堂作子產傳曰國

僑非也若據按子產之子左傳謂之國參

鄭語依臯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

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

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

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按下文前華後

河則上文當作華 若據按此證致精朱鬱儀反以鄭注華字誤誤矣 何肥瞻曰明道本前華後河正作華

晉語竇犖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

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

見其賢矣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犖之

死臨河而歎索隱云鳴犖犖字通鑑外紀於周敬

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犖三十年書竇犖對簡

子誤也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

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

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法若據按東坡續楚語論即東坡非非國語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子大叔九言論語一言蔽

之曰思無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為一

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若據按戰國策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

烹是古以一字為一言不為非又按盧六以曰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亦以一字為一言是論語已有兩例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

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嘉定若據按寧

宗在位十四年戊辰 中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真文忠公奏

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并晉之

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子產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

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

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亦

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乃云二尺四寸之

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

之三尺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

同錄其制一也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

若璩按呂覽尹鐸謂趙簡子曰敦顏而上色者

忍醜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

謂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

若璩按嘗

戲謂韓信屈於市之少年步騭屈於郡之豪族何淮陰人偏能忍辱耶亦一異

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亂也

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管子之言即辛伯之諗

周桓公也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齊桓之心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

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

不幸

若璩按與論衡不同王氏所擇精矣

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

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今俗語云一而淮南子以數雜

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文子

作數注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匝俗語出於此

或以益為臯陶之子列女傳罍子生五歲而贊禹曹

大家注臯陶之子伯益也李邕為李思訓碑云罍子贊禹甘生相秦罍與臯同林少

穎謂伯益即伯翳其後為秦臧文仲聞六蓼滅曰

臯陶庭堅不祀忽諸使臯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

之言不若此之甚也列子夷堅聞而志之服虔注即庭堅也若璩按伯益為臯陶子亦見高誘注呂氏

春秋及鄭氏詩譜陸德明音義詳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五十八條

嫠不恤緯齊女有禮漆室女憂君况委質為臣者乎

列女傳魯漆室女韓詩外傳云魯監門之女嬰 莒婦投紡復其夫之讐而不知有君與不恤緯者異矣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皆見

于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

能去兵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郟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誚

鄧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

臣見晉語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

如指諸掌鄭漁仲曰世本八公子譜一書皆本左傳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程
子謂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
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莊公寤生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

之寤生

若璩按周書寤儆解王曰今朕寤有商驚予註云言夢爲紂所
伐故驚史記解王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參以說
文寤晝見而夜夢也則莊公寤
生者乃夢中所生解較直捷

黃池之會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晉爭先雒之謀

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曰吳王夫差淦

於王孫雒太宰嚭然則雒亦嚭之流耳

若璩按何紀瞻
傳明道二年刊

國語正作王孫雒與王氏當日
所引本同今流俗本盡作雒

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考之穆天子傳

穆王有盛姬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

叔向習春秋爲平公之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

曰正己則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

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自

反而不緇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

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公室之卑私言

於晏嬰杞田之治僅及於侵小師保固如是乎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尼曰

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唐叔之法

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

變太宗之制則亂

夏有典則商云成憲周云舊章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

非出於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復禮為仁非指

克己復禮即仁也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

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

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

若據按亦有辯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六條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

之注大夫稱主

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

注大夫之妻稱主

左傳

醫和謂趙孟曰主是謂矣魏戊曰主以不賄聞於

諸侯此大夫稱主也

若據按盧六以曰魯語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此子稱母亦稱主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

主君大夫之稱也史記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

侯示之謗書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

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曰主君之

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魏以大夫

為諸侯故猶稱主君

若據按周禮主以利得民註云主謂公卿大夫是大夫稱主周之制也

困學紀聞卷六

